

WITCH AND WIZARD

禁地游戏

魔笛的奴隶

[美] 詹姆斯·帕特森 奈德·拉斯特 著

黄静雅 译



接力出版社
Publishing House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Top 100 Publishing Houses in China

禁地游戏

魔笛的奴隶

MODI DE NULI

[美] 詹姆斯·帕特森 奈德·拉斯特 著
黄静雅 译



接力出版社
Publishing House

WITCH AND WIZARD: THE GIFT by James Patterson and Ned Rust
Copyright ©2010 by James Patterson
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Little, Brown and
Company, New York, New York, USA.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2013 Jieli Publishing House
Co., Ltd.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魔笛的奴隶 / (美) 帕特森, (美) 拉斯特著; 黄静雅译. —南
宁: 接力出版社, 2013.11
(禁地游戏)
书名原文: The Gift
ISBN 978-7-5448-3140-6

I. ①魔… II. ①帕…②拉…③黄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长篇
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172935号

责任编辑: 李建霞 张苗苗 美术编辑: 朱琳 封面设计: 李睿
责任校对: 刘会乔 责任监印: 陈嘉智 版权联络: 董蒙
媒介主理: 詹悦
社长: 黄俭 总编辑: 白冰
出版发行: 接力出版社 社址: 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9号 邮编: 530022
电话: 010-65546561 (发行部) 传真: 010-65545210 (发行部)
http://www.jielibj.com E-mail: jieli@jielibook.com
经销: 新华书店 印制: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
开本: 880毫米×1250毫米 1/32 印张: 7.875 字数: 173千字
版次: 2013年11月第1版 印次: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
印数: 00 001—10 000册 定价: 25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质量服务承诺: 如发现缺页、错页、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,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。
服务电话: 010-65545440

目 录

- 第一章 我的烈焰老妹 /1
- 第二章 控制大脑的魔笛 /31
- 第三章 和黄鼠狼之王一起摇滚 /57
- 第四章 创造完美世界的甜蜜暴君 /103
- 第五章 最折磨人之旅 /121
- 第六章 世界第一恶心逃生法 /157
- 第七章 摆脱不掉的怪兽小队 /175
- 第八章 在末日洪水中冲浪 /203
- 尾声 /234



第一章



我的烈焰老妹



死刑公告

邪恶的“V字反叛军”头目，叛贼们的最后希望——“惠熙特瑞娅·奥古德”，扰乱新国度秩序，破坏新国度资源，侵蚀市民思想，现已被抓捕归案。将于下午一点在正义场执行死刑。

通缉惠熙特瑞娅·奥古德之兄——惠特福德·奥古德。该罪犯仍在从事阴谋勾结叛军、使用黑暗邪恶魔法等犯罪事宜。

至尊天

新国度元年第235日

听我说，我们时间不多了。

我的大名是惠特福德·奥古德。我猜你们应该听说过我、我的妹妹惠熙，以及刚刚发生的疯狂事件。我要说的是：一切比你们想象的要糟得多。

相信我，要是我告诉你们“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，也是一个最糟的时代”，你们一定会说大灾难跟你们这辈子都没有半毛钱关系。似乎没人注意正在发生什么，你是不是也这样？你注意到了吗？

想象一下，这世界上你最爱的一切，你们习以为常的东西，统统被禁掉了。你的书、音乐、电影、艺术……被一股脑儿夺走，烧了个一千二净。这就是我们美国新国度控制下的生活。一个叫作新国度的东西，一个滋生在美国本土的“残忍的极端组织”掌控了这个国家。我们醒着的每一秒钟、我们的每一次呼吸，都必须用来争夺残存的自由。就连我们的想象也危在旦夕。你能设想这个组织连“想象”都要摧毁吗？简直没一丁点儿人性。

更过分的是……他们居然叫我们罪犯。

没错，在新国度那讨人厌的洗脑宣传片中，惠熙和我就是人人得而诛之的罪犯。你问我们的罪名是什么？那就是自由地思考和创

造……哦，还有，练习“黑暗而腐朽的艺术”，比如魔法。

你是不是走神了？那我再回到正题上。在不久前的一天晚上，我们一家人被士兵强行闯入的声音吵醒。他们残忍地把我和惠熙从父母身边夺走，丢进大牢——一个专给小孩子设立的死亡集中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宣判我们俩一个是女巫，一个是男巫。

但问题是，新国度这次居然没搞错，只是我们当时还不知道这一点。好吧，惠熙和我的确有超能力，有魔法的力量。现在他们已经把消灭我们排上了计划表，立誓要把我俩和父母一起公开处死。

这极端残忍的悲剧还没发生——但一定会的。我向你们这些渴望悬念、探险和激战场面的人保证，你们可以等着看好戏，最后也一定会如愿以偿——只要你和这片土地上被洗脑的居民们一样。

但如果你是少数几个逃离了新国度魔爪的人，就一定要听听我、惠熙以及V字反叛军的故事。等我们战死之后，这世上至少还有人能将我们的故事传播下去。总有人会为正义而战。

而故事将从另一个公开处死画面开始。那是一个悲伤而不幸的事件，一场运气和命运作弄下的意外。我必须要用一个我在任何情况下都厌恶的词来总结这起事件：悲剧。

现在，我将尽我微薄之力，尽力将发生的一切复述出来。

我记得当时我游荡在晦暗、拥挤且被人遗弃的城市里，漫无目的，就像孤魂野鬼。我的妹妹在哪儿？其他V字反叛军成员们又在哪儿？我在心里这么问自己，说不定还念出了声。我就像一个无家可归的疯子。

新国度将这座曾经美轮美奂的城市摧毁殆尽，现在的它，就像

一具日益腐朽的躯体，爬满了思想麻木的蛆虫。天空低矮，让人窒息。建筑物全都一模一样，毫无特色。人们从我身边匆匆走过，就连他们紧张的表情也如出一辙，和我脚下的水泥地一样，晦暗无光，没有生命力。

据我所知，新国度效率彪悍，已将大部分市民洗脑。过往的人们缄默着，神情全都异常焦虑，手里紧紧攥着新国度宣传单，好像拿着祈祷书。

突然，我在一张宣传单上发现了一行粗体大字：死刑。

就在这时，挂在大街上方的巨型显示屏一下子亮了起来，周遭的一切顿时清晰。所有行人纷纷驻足，一动不动地站着，头齐刷刷抬起，好像月食突然降临。只见显示屏上，一名蒙着头套的囚徒正站在光秃秃的台子上，旁边灯火通明。她身子很小，脆弱无比。

“惠熙特瑞娅·奥古德，”高音喇叭里传出一个声音，让人骨髓发凉，“你使用邪恶的法术，妄图破坏现在这个美好和谐的美国，你愿意认罪吗？”

不可能，我的心一下子跳到了嗓子眼。惠熙？真的是惠熙特瑞娅·奥古德？我的妹妹正在断头台上？

我一把抓住一个成年人灰色大衣的领子，吓得他目瞪口呆。“死刑在哪儿执行？告诉我！”

“正义场，”他惊讶地瞪着我，就像在熟睡中被我惊醒，“还有事吗？”

“正义场？在哪儿？”我一把捏住他的脖子，差点暴走。我发誓，要是不配合，我一定会把他摔到墙上去。

“在胜利拱门下——就在下面。”他喘着气，指着左边的一条大道，“放开我！我要叫警察了！”

我一把推开他，跑向那道巨大的拱门，大概要跑半英里。

“你给我站住！”他在我身后狂喊，“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！”

他当然见过。哦，对了，这儿所有人都见过我。只要他们花点时间，就会发现一个正被通缉的罪犯在他们中间自由自在地奔跑着。

但他的同伴们眼睛都死死地盯着大屏幕，对充满恶意的流言蜚语抱着贪得无厌的胃口，对毫无意义的死亡和毁灭也有着同样低俗的品位与兴趣。

即便被错误宣判死刑的对象只是孩子。即便只是孩子！

我听见远处传来一声咆哮。渴望着所谓的“正义”，还有鲜血。

我从这帮可怜的呆头老鼠中挤了过去。我不会让他们把我的妹妹带走。即便来场生死之战，也誓不罢休。

我转了一个弯，蹿进人群最密集的地方，我看见了……那是我的妹妹——惠熙，站在台上，真的是她吗？她头上罩了一个头罩，但依然站立着，骄傲地站着，勇敢更胜从前。

一个男人——如果你非要这么称呼的话——也站在台上，就在她身边。他拄着一根弯曲的拐杖，穿着一身诡异的黑色西装。一阵狂风扫过整个广场，但他的西装却死水般纹丝不动。他那棱角分明的脸上闪耀着得意的笑容，就好像他刚刚吞下了一整壶鲜奶油一样。

我认识他，我鄙视他。他——至尊天，弄不好就是整个人类历

史上最邪恶的人。

骇人听闻的死刑眼看就要执行。我还有多少时间？几分钟？几秒钟？我无从得知。我撞开厚厚的人群，就像一颗出了膛的子弹。这些恶心的人啊！我看见一排戒备森严的士兵正守卫在平台前，拦着观众。要是我能打倒其中一个，抢来一把枪……

我抬起头，正好看见至尊天举起黑色的多节拐杖，晃悠着，邪恶地对准我妹妹，一脸取得绝对胜利的表情。

“不！”我尖叫道，但我的声音淹没在人群的咆哮声中。他们都知道马上会发生什么。我也知道，只是我不知道该如何阻拦。肯定会有办法。

“不！”我吼道，“你们不能这样！这是冷血的谋杀！”

一道光闪过——也不是光，确切说来，应该是一道黑影。惠熙，我的妹妹，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朋友，没了。

我的妹妹就这样死了。

我仍然在呼吸，但呼吸的理由已不是为了生存。

在我们奥古德家族里，最后一个应该活下去的人、这个全世界最了解我的人、一切依赖着我的人，就这样没了。一个不可思议的生命就这么不可思议地被摧毁了！惠熙在我眼皮子底下死了，而我什么也做不了，什么忙也帮不上。

至尊天刚刚人间蒸发了我的妹妹……那个怪物，一点良心也没有，甚至不露一点声色。他把胳膊往空中一抬，就好像刚刚进球得分后在欢庆胜利，又好像在嘲笑根本没有存在意义的人类。我不禁失魂落魄。一阵震耳欲聋的欢呼声横扫过这座城市的钢筋混

凝土。在我眼里，现在这里的一切都极其可鄙，邪恶至极，无望修复。

至尊天刚获得了这辈子最大的公关胜利，他沐浴在排山倒海的崇拜中。但他那惯常的不耐烦和愤怒很快爆发了。

“安静！”他一声令下，声音席卷整个城市，抹掉了所有噪声。

可我一动不动，依然深陷在失去惠熙的震惊之中，浑身像触电一样，直击到我内心最深处。

“我的良好市民们，”他没用手筒，声音却如滚滚惊雷，“刚才发生的那一幕无疑可以用壮观宏大来形容。有个人对我们阳间界的管理造成了重大威胁，你们刚刚见证了她的毁灭！她就是惠熙特瑞娅·奥古德，V字反叛军的头儿！而刚刚，她从这个世界中被移除了，永久性移除！”

他再次抬起胳膊，一股风升腾起来，夹着一层薄薄的灰烬和可怕的死亡的气味，扑向人群。那些“良好市民”再次欢呼起来。

我一下跪倒在地，周围挤满了人。突然，旁边空出一点空间，我可以从那儿出去。欢呼声也在刹那间变成了尖叫，人群再次汹涌起来，这次是在往后移。我看见离我大概五十米的地方，一团火焰爆炸开来，熊熊燃烧。

我认得那团火。

“哦，太好了！”这一幕几乎让我的心都要开心得炸开来，我激动地喊道，“哦，太好了，太好啦！”

我的妹妹在那儿！惠熙还活着！她刚刚往自己身上放了把火——信不信由你，那是件挺大的好事。

我心里起了一个念头，就像我确定自己是惠熙特瑞娅·奥古德一样——我要把这儿的所有东西、所有人，统统烧毁。

我要从这个浸满死亡气息的台子开始，让大火烧到荒唐自负的广场，再蔓延至整座冰冷的石头城市——全世界最可怕的噩梦之所在。就算在这个过程中把自己炸成灰烬，我也要清扫一切，所有的一切！

在那个地狱般的台子上，至尊天刚刚又杀死了我的朋友玛柯，就算她头上罩着一个头套我也认得出来是她。露在外面的紫色运动鞋和紫黑条纹相间的裤子，都告诉我那个人就是玛柯——我认识的最无畏、最具牺牲精神的人。玛柯，我最亲爱的朋友。

不要问那个穿着黑色丝质西装的怪物为什么要把玛柯当成是我。我只知道，现在，我只知道我要把那个邪恶的疯子烧成灰烬！

于是，我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火之女，就和以前一样。只是这次，我放下了一切忧虑。一瞬间，三米、六米、九米长的火舌从我身上冒出，打着转向上升腾，撕开了凉爽的午后冷风。

人群纷纷后退，尖叫不已。我也控制不了自己，脸上浮现出微笑，渐渐地，这微笑变成了放声大笑。

我准备把热度再提高一个等级，将这一股股的火送到身边各处，把这个地方烧得更加亮堂、更加炽热。突然，一口气息好像堵在了我的喉咙。我感觉到了他。我感受到了他沮丧、阴沉的思想。我觉得他的眼神正死死锁在我身上。

一千名士兵齐齐向我这边走来，现在微笑的人变成了至尊天。他也开始放声大笑了，嘲笑的对象是我。

一股巨大的气流忽然向我涌来，我赶紧避开。他怎么能拥有那么多能量？

我别无选择，只能逃跑，至少要避开盛怒不已的他。

我冲进惊慌不安的人潮里，幸好我人小，能灵活地避开人们的胳膊和肩膀。但至尊天离我太近，我能感觉到他在用阵阵阴风追逐我。那丝丝凉风，就像一根根骨瘦如柴的冰冷手指，擦过我的脸、我的脖子，那凉意冷彻心肺，让我浑身上下都觉得疼。

我开始想，一个火之女居然会死于深度冻伤，这也太讽刺了吧。突然，一阵暖意笼罩了我的身体，有人紧紧抓住了我，把我抬起来，差点把我吸进身体里的空气给挤出去。是我的哥哥，惠特。

一瞬间，他就带着我往前跑了一百步、两百步，轻若无物。接着我和他一起躲在一堵高高的石墙后面。在这宝贵的短短数秒钟内，我们逃出了人们的视野，终于又安全了。

我用全部力量抱着惠特。他终于松开那强有力的拳头，我能正常呼吸了。

“面前的真的是你，那台上的……”他的声音渐渐弱了下去。

“是玛柯，”我低声答道，“他杀死的是玛柯。”说完我一下子就

像孩子一样痛哭起来，浑身发抖，牙齿在绝望中打着寒战。

玛柯死了。她上周才帮我穿了第三个耳洞。玛柯每天早上五点准时起床，准时到岗。她对新国度的反抗精神比我们所有人加在一起还要多。她那么年轻，才刚满十五岁。

“执行营救任务的时候，我跟她说过，没有别的援助，就不要靠近那栋大楼。我甚至求过她，”哥哥开口说道，“她为什么还要进去？为什么？”

“她总是最后一个放弃任务的人，”我提醒惠特，好像在让自己相信，她被捕并不是我们的错，“第一个冲进去，最后一个撤离。那似乎就是她的信条，不是吗？真是愚蠢至极！”

“那是勇敢。”他说。那一刻，我在他眼里看到了一种东西，这就是女孩们都爱他的原因，也是我爱他的原因——他诚实、直率，无所畏惧。

上个月我们一共进行了十二次营救，那次任务只是其中的一次，但也是迄今为止我们遭受最严重挫败的一次。我们本打算从新国度的试验机构解放出被绑架的一百余名儿童，但情报有误。那栋大楼里关押的并不是受害儿童，而是一整个排的新国度士兵。他们正在那儿守株待兔。

“事实上，我们已经算幸运——”我刚开口。

“找到她！”装在广场里的大喇叭里传出至尊天盛怒的声音，连空气似乎都在颤抖，“人堆里还有另一名同谋！她的头发是火红色！关闭正义场所有出口。立即逮捕她，现在！”

一名商人从旁边匆匆而过，惠特抓过他戴着的灰色帽子，重重

地摁在我的脑袋上。

“把你的头发塞进去，快！”他说。

我正整理着头发，一名警察发现了我。他离我们大概也就十多米远。警察脖子上挂着一条细绳，他的手伸了上去，拿起口哨……很快，广场里每一名士兵都会被吸引过来，更别提至尊天了——我真恨提到他的名字。

说时迟那时快，一个小小的黑影跳到他的跟前，一拳挥过去，他直挺挺地倒了下去。

惠特和我交换了一个惊奇的眼神。他问：“你刚才……”

惠特还没说完，那个小黑影子——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——就来到我们身边。她将一张皱巴巴的纸塞到我的手里。“拿好，拿好！”

我发誓，她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样子最古怪的生物，但我觉得自己认识她，不知道在哪儿见过。

“你是？”

她抢过话头：“跟着这个走，走吧！我是你们的朋友。跑，快跑！不要停下来，喘气也不要，否则一切都完了。我们全都完蛋。快走！”

不知怎么的，她出现在了我们的身后，接着她在我们的屁股上奋力一踢。我们俩便跌跌撞撞地向汹涌的人群飞奔而去。

我赶忙转身……可她已经不见踪影。

“她说的你都听到了，”惠特说，“快走！趁现在！快！”

那老妇人塞给我们的纸一共对折了五次，皱巴巴的，打开一看，原来是张地图。她说是我们的朋友，是吗？我们应该可以信任她吧。况且现在除了照做，我们还有其他选择吗？于是我和惠特便照着地

图前进。

污迹斑斑的羊皮纸地图上，有人用点画了一条线路。我们循着这条线，穿过城市南端。远离一切，安全地活着。

“我认不出她，”我们一边沿着城市边缘走，我一边自言自语，我们正向一排火车铁轨走去，“她可能是妈妈爸爸的朋友吗？”

惠特耸耸肩。“不重要，不是吗？任何愿意冒生命危险打倒新国度警察的人，都是我们的朋友，而且是真正的好朋友。”

惠特从铁轨旁的高音喇叭上撕下一张布告，撕成碎片。“顺便问一下，你什么时候成了‘V字反叛军的头儿’了？”他轻轻笑着问道，眼里闪过一丝忧郁。

“嘿，如果至尊天都这么说了……”

“这帮暴徒硬生生地把这个名声和财富塞给了你。”

“闭嘴吧！”我在铁轨上追逐着他，情不自禁地大笑起来，“你不过是在嫉妒我！”惠特的胳膊猛烈摆动起来，一副短跑运动员的架势，他仿佛又回到了足球赛场上。

“不公平！”我追在他后面喊道。他块头比我大，也长我几岁，当然跑得也比我快，快得多了。

短短十几分钟里，我们又纵容自己变成了孩子。我们只是一对沿着铁轨追逐嬉戏的兄妹，假装我们的一位好朋友还没有被谋杀，假装这大半个世界的人并没有在追杀我们。

激情勃发，也许更是出于好玩，最后这几英里的路我们都是跑着去的。目的地到了，是一栋砖头砌成的小楼，在地图上用“X”标注出来，旁边还写着指示：穿过信号门。